



全面演绎越国以弱胜强、称霸天下的神奇历史
既是一本励志书，又是一部警世录——

剑胆

俞继抗 著

春秋末霸越国传奇



你若自认是弱者，
让我们一起领略以弱胜强
你若自认是强者，
让我们一起警省盛极而衰



全面演绎越国以弱胜强、称霸天下的神奇历史
既是一本励志书，又是一部警世录——

剑胆

俞继抗 著

春秋末霸越国传奇



你若自认是弱者，
让我们一起领略以弱胜强
你若自认是强者，
让我们一起警省盛极而衰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剑与胆：春秋末霸越国传奇/俞继抗著. — 北京：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2012.1

ISBN 978-7-5125-0274-1

I. ①剑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1434 号

剑与胆：春秋末霸越国传奇

作 者	俞继抗
责任编辑	张福江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 18.25 印张 240 千字
版 次	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274-1
定 价	35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：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：100013

总编室：(010)64270995 传真：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：(010)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：(010)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 sina. 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引 子 阿姒的心愿	1
第 一 章 野蛮人的野蛮行径	8
第 二 章 落后，就要挨打	18
第 三 章 “我有一个梦想”	25
第 四 章 王位的传承	37
第 五 章 鱼腹藏剑	50
第 六 章 曝光神秘人	68
第 七 章 吴国初崛起	84
第 八 章 谁在背后捅黑刀	103
第 九 章 意外的胜利	119
第 十 章 乐极生悲	140
第十一章 鱼欲死，网难破	152
第十二章 从国王到奴隶	166



第十三章	金蝉脱壳	181
第十四章	卧薪尝胆	195
第十五章	淘空吴国	212
第十六章	穷兵黩武	227
第十七章	伍子胥之死	245
第十八章	闪击与围困	258
尾 声	弱霸天下	275



引

子

阿姒的心愿

一个年轻的越人坐在山坡上发呆，他姓姒，叫什么，已经难以考证了，姑且叫他阿姒吧。他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姓氏感到骄傲，因为在部落的传说中，他的祖先就是治水英雄大禹。

大禹究竟是自己的爷爷的爷爷的……第几个爷爷呢？搞不太清楚，这也不重要，关键是他老人家什么时候能重新活过来，帮自己，帮自己的家人，帮自己的部落渡过眼下这个难关。

阿姒望着山下白茫茫灰濛濛的水面，一筹莫展。他知道，太阳是从东边升起，从西边落下，自己正对着的是北方，自己身后那遮天蔽日的森林，是南方。然而无论向北还是向南，他都无路可走。

北面，是泥泞的沼泽，泛着白色的盐碱，那里潜伏着无数危机，一不小心，就会遭遇没顶之灾。更远处，是一望无际的灰色海面，水中有一些黑黑的东西飘浮着，静止不动的，是岛；像圆木一样飘忽不定的，是鳄；隔不多久便向上喷射水花的，是鲸。

远远望去，有一群人在水边忙碌，他们不像自己，身上裹了几片麻布，头发束在脑后，他们一律是赤身裸体，剃个光头，身上刺满了五花



八门的纹身，不断往水里扎猛子。他们不是去嬉水，而是在抓鱼。鱼被抓到了，扔上了岸，在地面徒劳地挣扎跳跃，妄想重回水中，但被候在边上的女人们抓紧按牢，用石刀骨刀生刷活剥，一些被架在火上烤，一些用树枝撑开摆在礁石上晒。这些女人，无论老少，也是全裸，少数正值妙龄的，会在腰上系上一圈树叶。

阿姒知道，他们是另一个部落，常年居住在水边，虽然靠抓鱼生活，和自己部落的刀耕火种相比，似乎更加轻松惬意，但其实不然，各有各的苦。

他观察到，每隔一些日子，有时只是短短的几天，甚至是同一天，那些在海水中上下腾跃，矫健而又熟悉的身影，会突然消逝掉一两个。而那些在岸上忙活的女人，会捶胸顿足，悲天恻地，伤痛欲绝的哭泣声随风飘到山上。

有一次，阿姒亲眼看到，海面上一块飘忽的圆木，慢慢向岸边靠拢，突然腾空而起，化为一条凶猛的巨鳄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叼住一个腰系树叶的女孩，等到水中的几个壮汉跑来相救时，巨鳄已经往后轻轻一闪，退入水中，只见那女孩纤细的双手，在水面上绝望地挥舞了几下，便没了半点踪影。

为此阿姒一直伤悲了许多日子。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那个女孩，自己已经暗恋许久，他一直在等，默默地等待，等到自己长大的那一天，趟过那片沼泽，娶她为妻，亲手解下她腰间的树叶……

回首向南，山一路向天际延伸，每一棵参天大树，都像是一滴水珠，汇成了一片林海，蒸腾出的雾气，袅袅升空，变成了天上的云。

这片比北面的大海还要壮观的林海，也许比大海更加凶险。阿姒知道，自己离成年还差几个冬天，只有到了成年，他才有资格，并且有义务，到那片深不可测的林子里去，去打猎。猎物是鸟、兔子、鹿之类的。其实那里面的鸟兽远不止这些，但他们能与之战斗并且有把握胜利的，也就这些。看到狼、熊、豹、虎，他们抱团而行，只要不落单，倒



也没什么好怕的。但遇到蛮横而又不讲理的大象和犀牛，他们只好乖乖地上树避让，不然会被碾踏成肉泥的。饶是如此，每次大人们打猎归来，人群中总会少上一两个人。而且常常还会有人生病，甚至病死。林子里瘴气实在是太重了。

阿姒怕海，更怕林子。然而不去抓鱼，不去打猎，脚下这片窄窄的像一条带子一样的土地，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一点粮食，根本不够吃。

阿姒再次扭头向北，沼泽在阳光下静止着，映出天空和天空中飘浮着的云。自从自己记事起，沼泽就是这个样子。听长辈们说，在他们的记忆中，沼泽也是这个样子。不过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记不清是多少个冬天以前了，沼泽是一块富饶的平原，平原上没有身后这些可恶的参天大树，四季鲜花盛开，一到秋天，黄澄澄一片，一阵风过，浪涛起伏，那是成熟的水稻汇成的海面，那沉甸甸的稻穗，就是海面上飞溅的浪花。

这番情景是族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他描述的，尽管阿姒心中充满疑惑，但还是心向往之。因为这番情景实在是太迷人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低头看一眼脚下这窄地上种着的水稻，现在正是秋天，但稻子青黄不一，高矮各异，稻穗又小又瘪，直直地指向天空，根本不像那位老者描述的那样，沉甸甸地弯下腰来。

“相信我，这些都是真的。”老者坚定地说，眼中闪烁着星星一样的光芒。老者还告诉他，那个在海边抓鱼的部落，其实和他们是同根同种的。不知多少年前，从海面上突如其来席卷而至的一阵巨浪，不仅将这片美丽而又富饶的土地淹没了，变成了泥泞恐怖的沼泽，而且将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和劳作的人们，分成了两半。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。当时，反应慢的，来不及逃的，就留在了海边的孤岛和礁石上，变成了现在的打渔人，终日在海水中讨生活。反应快的，一逃逃向南边的高山和密林，就变成了他们这个部落，常年与火为伍，用火在密林边上那可怜的一点点平坦的窄土上，烧出一小块一小块的空地，种植谷物。幸亏当年逃生时，有人还随身携带了一些粮食种子，不然，现在他们唯一的生



路，就只有去身后的“南林”里寻食吃了。

“这水最高的时候，差不多淹到这里了。”老者指指脚下那片坡地。

阿姁望着远处的沼泽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忽然一丝火光在他心中亮起。他一把抓住老者的衣襟，由于用力过猛，将身上那片原本已经破烂不堪的麻布扯开了一大道口子。老者心痛地深吸一口气，仿佛扯裂的不是身上的麻布，而是自己的皮肤。但阿姁顾不上道歉，而是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心中的一个疑团：“那水，那现在还淹没了那片传说中富饶的平原的海水，是不是正在退去？会不会完全退去？”

过了好久，老者才缓缓地地点头，神情肃穆而又坚定。他告诉阿姁，再过几个冬天，快的话，也许就在明年冬天，禹，就会现身的，禹会带着他们，把洪水赶到大海里，把这块平原，以及平原上黄澄澄、沉甸甸的水稻，还给他们。并且，让他们跟那些在海边打渔的兄弟姐妹们重新团聚。

老者告诉阿姁，虽然禹很久很久之前就死了，现在活着的人，谁也没见过禹，但他相信禹已经活过来了，已经变成了天神，能够呼风唤雨，能够让漫上平原的海水，重又退回到大海中去。

“你不信？”老者冲着阿姁神秘地眨眨眼，压低了嗓音，“真的，不骗你，禹已经回来了。昨天，他就走进我的梦里，对我说，他一定会把平原还给我们的！”

听完这番话，阿姁望着沼泽，发了一阵呆。慢慢地，他的心跳加速了，恍恍惚惚间，看到沼泽里的水在枯竭下去，土地慢慢地，一点点地露了出来，是黑色的，泛着白色的盐碱，就像阳光下涌动在浪尖上的泡沫。

在欢喜的同时，一阵绞痛却袭上心头，因为脑海中闪过那一幕悲惨的场景，自己暗恋的女孩，被一条巨鳄拖入水中，永远消逝在波涛之间……

失去的永远失去了，还会再回来吗？是不是她也能像禹一样，死而重生？



大禹，究竟是真的人，还是传说中的神？



阿姒抬头望了一眼高悬在中天的耀眼的太阳，心中盼望太阳早点西下，月亮快快升上来，消逝在波涛中的女孩，走进他的梦里……在梦里，他牵着她的手，奔向沼泽，那一刻，沼泽已经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平原，四处鲜花盛开，黄澄澄的稻穗绵绵不绝，与海天相接……

二十多个冬天一眨眼就过去了，阿姒快四十岁了，和部落里的其他年龄相仿的人一样，已经垂垂老矣。这一辈子，他一直没有娶妻生子，所以看上去要比其他“老人”年轻一些，背要挺一点，白发也少得多。

部落里的人都觉得阿姒这条老光棍怪怪的，平时寡言少语，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山坡上，面朝大海。特别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他一坐就是一整天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石像。

大海有什么好看的？人们觉得不可思议。不过有一点阿姒还是为众人所佩服的，那就是他那神奇的预言能力。他虽然不是巫师，但对于北面的沼泽和大海的预测，却是惊人的准确。记得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的时候，就说海水会退回去的，禹会在天上召集众多天神，把沼泽里浑浊而又咸涩的水排干，把过去属于他们的富饶的平原还给他们。

虽然他的预言并未实现，但不容置疑的是，这些年来，沼泽里的水确实在一点点地浅下去，尽管是那样的缓慢，那样的难以察觉。“老人”们惊异地发现，如今一些小孩子已经敢到沼泽边上去玩了，“南林”里的一些动物也敢到沼泽边喝水了。不像他们小的时候，远远地躲在山坡上，因为稍一走近沼泽，整个人就会陷进去，一点一点被深不可测的淤泥所吞没。

更让大家惊异万分的是，春天的时候，阿姒大爷在沼泽边播下的一些粮食和瓜果种子，竟然长出了绿色的嫩芽，尽管稻种还是像往年一样烂在了浑浊而又咸苦的泥水中，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要知道，从前，在沼泽边上，连野草都是很难生长的。莫非禹真的活了过来，变成了至尊的天神，要率众治水，将富饶的平原和沉甸甸的稻穗还给他们？

人们的心中充满了憧憬，特别是那些姓姒的族人，因为禹活着的时候



候也姓姒。

在他弥留之际，漫天的雪花将身后的南林染成一片洁白，就像那明亮的月光。但阿姒面朝大海，心中向往着春暖花开，他相信，春天一到，沼泽就会变成平原，那时……

在呼吸最后一口空气的时候，他把自己最后的心愿告诉给一个也姓姒的年轻人，那就是：在以后的每个春天，都要在山上找一块最平坦的土地，不要种粮食，而是筑一个高高的祭坛，祭祀大禹……

如果阿姒在天有灵，那么他一定是心满意足的，因为他的所有心愿都圆满实现了。平原上的海水真的退回了海中，肥沃的土地露出了笑容，鸟儿在上面飞翔，鲜花在上面盛开，黄澄澄的稻穗在风中弯下了腰。海边那些抓鱼的男男女女，和他们的部落合二为一，自己一生未能实现的相思，在许多同样也姓姒的年轻人那里，变成了美丽的现实。

海水退却之后，这个古老的部落焕然一新，有了一个新的名字：越。到了春秋时期，这个部落演变成了一个国家：越国。



第一章

野蛮人的野蛮行径

烽火戏诸侯，西周结束了，东周开始了，东南一隅的越国渐渐浮出了海面。千年“海侵”虽然已经结束，但那片曾经的文明——河姆渡和良渚等等——却被埋在了地底下的幽暗之处。地面之上，沼泽虽然已经干涸，但土地是贫瘠的，饱含盐碱，种出来的粮食，比会稽山麓、“南林”之侧的窄地好不了多少。长长短短的河流，大大小小的湖泊，像是从“南林”狩猎归来的壮年男子身上密布的伤痕和疮疤。

在迁都河南洛邑的周天子眼中，在位于河南境内的郑国、宋国这些大国眼中，越国不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、弱国，更是一个蛮夷之邦，不懂礼仪，缺少教化，不光是平民百姓，连国君大臣都是如此，随手举几个例子，便能说明当时越地与中原的差距。

A. 断发文身

断发，就是头发剪得很短，几乎是平顶。原因可能是越国这个地方



依山傍海，比较潮湿闷热，头发长了不光不舒服，还容易长虱子。而且经常要下海抓鱼，理个平头最方便。也有少数不理平头，在脑后扎一个马尾巴，现在梳这种发型的男子，大多不是搞文艺的，就是搞体育的。那时这种人可能生活条件比较好，至少不用成天往海水里扎猛子。还有椎髻，就是把头发高高盘起，扎成一个椎形的髻，差不多就是朝天辫的样子，这种人绝对是有钱有闲的。

在中原的文明人心目中，断发绝对是一种野蛮的行径。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这是泱泱华夏最基本的文明礼仪之一。孩子一出生，头发就得让它自由自在地生长，绝不能剪掉半根，所谓“二十而冠”，“十五而笄”，是一种庄重的成人仪式，男孩到了二十岁，就得戴上一顶帽子。这帽子可不是随随便便能戴上的，要挑一个好日子，遍邀亲朋好友，到宗庙里祭天地祭祖宗，程序很复杂，礼仪很繁琐，反正那些断发文身的野蛮人肯定是搞不懂的。女孩要简单得多，到了十五岁，把头发盘到头顶，用一块黑布包住，再插上一根簪固定。这说明重男轻女思想早在几千年前就落下根了。

文身，就是在身体上刺青，具体是哪个部位不太清楚。反正肯定不像现在的歌星或者体育明星那样，只是为了时髦，为了另类，在胸口或者胳膊上搞点名堂。

笔者认为，当时的越人，主要是那些在海边抓鱼的，身上的刺青基本上都是九纹龙史进和和尚鲁智深那样的造型。一些文献上记载，越人文身，当时是为了避免水中“蛟龙”的伤害。而根据现在的科学分析，所谓的“蛟龙”，其实很可能就是潜伏在海边浅水中的鳄鱼。对于在水中岸边的人来说，这种动物是最危险的，它们混迹于腐木烂枝之间，很难察觉与防范。阿姁心仪的女孩，就是被鳄鱼夺走生命的，害得执着的阿姁当了一辈子光棍。所以越人在自己身上刺青，绝对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为了生存。忍着疼痛，在身上各处刺出图案，染上颜色，鳄鱼见了，也许会愣上几秒钟，不过这可是生死时速啊！



文身，不是为了扮酷，而是为了生存。



除了断发文身，还有其他一些习俗。

凿齿，有的史料上说是将门牙拔掉，有的说是将门牙涂黑。笔者更倾向于后者。据说这样能使自己的面目看上去狰狞一些，震慑野兽猛兽。笔者以为，这种习俗肯定是住在山边的那些越人首创的。

或许是某一天，有一群壮年汉子进山打猎，突然遭遇大象犀牛什么的，便四散逃命，慌不择路，其中一人被地上的断枝石块绊了一下，跌倒在地，磕掉了门牙，结果阴差阳错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：一张口喊救命，没了门牙的嘴巴大开，两颗犬齿显得特别突兀，再加上刚刚流了血，乍一看有点像虎狼之类的血盆大口，大象犀牛当然不怵虎狼，但比起直立行走的人，总是感觉有点不一样，就这么一愣神，那个掉了门牙的倒霉蛋一个翻身，拿出祖上猿人的功夫，噌噌几下就上了树。门牙换命，超值！

回去后把这个事跟族里人一说，竟然真的有人模仿他，效果呢，试了几次，感觉不错！也许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，但在当时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，这是极其重要的，把禹从人升华成神，其实就是心理安慰，人类原始的图腾以及后来的宗教，其实也是如出一辙。

但是话说回来，主动去把自己好好的门牙搞掉，其实是一件相当不容易、相当痛苦的事。而且没了门牙，在跟族人一起围着篝火吃烤肉时，很不给力，很不划算。到后来，族里有一个聪明人，想了一个聪明办法，用一种染料把门牙涂黑，以水为镜一照，效果相当不错！于是众人争相仿之。考古学家对出土的古越人遗骨进行科学分析，发现涂门牙的这种染料是铁锈水，是铁矿的渗出物。绍兴这个地方确实存在铁矿，至今还在开采。所以，笔者的这一推测，应该不会很离谱吧。

跣足，就是光着脚走路。对于野蛮人来说，这更算不上什么了。穿着鞋子多麻烦啊，往海里扎猛子前，还得脱鞋，多一道程序添些许麻烦不说，上得岸来，脚湿淋淋盐津津的，根本没法穿鞋。而且海水刚刚退却的平原，到处是沼泽泥泞，穿着鞋怎么走路？翻山越岭，鞋子更是累



赘，耐克鞋的气垫再好，也不如脚底板上那层厚厚的老茧弹性足。

服袂鼻，也叫穿贯头衣。说白了，就是一手拿块布料，一手拿把剪刀，随便比划一下，在面料的中间剪个洞，往头上一套，一件衣服就上身了。自己既做设计师又做裁缝，省钱又方便。史料记载，越王勾践到吴国去为吴王夫差当马夫时，穿的就是这样的衣服。不过当时的剪刀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，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，却无从考证。

食髯蛇，髯蛇是什么东东？史书上说是一种大蛇，其长数丈。笔者猜测如果不是已经灭绝的动物，那就可能是蟒蛇。《淮南子》中记载，“越人得髯蛇以为上看，中国得而弃之无用。”“中国”的意思当时是指中原地区，包括今天的河南。越人把蛇当成美味佳肴，广东一带的食蛇之风，一定从那时流传下来的。越国灭亡后，越人星散海内外，变成“百越”，粤，就是其中的一支。

B. 鸟语虫书

这个有点形象，就是说越人说话像鸟叫，中原文明人听不懂；写出来的字像虫子爬，中原文明人看不懂。

史书上记载，越人乃“鸟语之人”，“语声似鸟也”。现在的电视小品上常常拿河南人开涮，如果摆在春秋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当时越国的使臣到河南去拜见周天子，如果不通过翻译，根本无法沟通。可怜那时懂“鸟语”的中原人实在太少，在翻译过程中常常出错，搞得双方啼笑皆非，所以周天子不太愿意接见来自越国的这些“鸟人”。

写字像虫，就不必多说了，反正中原的文明人，尤其是周天子，在笑纳了越国进贡的青铜器后，对上面铭刻着的那些像虫子一样的字，从来没兴趣找几个什么“子”来研究研究。东西好就行，特别是宝剑，够锋利的，也真难为了这帮野蛮人。那些字嘛，就不去管它是什么意思